

吴晓铃集



第一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晓铃，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著名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家、《金瓶梅》研究专家、著名印度文学专家，藏书家、目录学家、翻译家、博物学家，现代地方戏研究专家、京剧研究家和票友。师从郑振铎、罗振玉、朱自清等名师，为登堂入室弟子，得诸位名师真传。先后任职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讲学印度、美国等地，是享誉国际学界的大学者。

策 划：孟保青

责任编辑：高树海

封面设计：于 越

内容简介

《吴晓铃集》是著名学者吴晓铃教授一生著述精华的结集，共五卷，包括古典小说卷、古代戏曲卷、地方戏剧卷、藏书与目录学卷、散文卷。吴晓铃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为文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笔调幽默，富于智慧，哲思睿语令人轻松愉悦，是十分出色的文化散文随笔。

总 序

真是如白驹过隙，吴晓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超过四年。现在我提笔为他的文集写序文，不禁感慨万千。最先浮上心头的是对不起他。他得病住医院两次，我都知道，因为疏懒，又推想他精气神超过一般人，必没什么了不得，就没有去看他，万没想到未能最后一面就永别了。由死别的最后一面想到生别的最后一面，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乘某路无轨电车，在车上遇见他。仍是不改旧家风，上天下地，谈笑风生，惹来许多乘客的注目。这次之前，我们虽然同住一个城市，因为各有所忙，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印象清楚的是1980年春天在香山饭店，我在那里编中学语文教材，他去看戴望舒的女儿戴咏絮（编俄语教材），意外见到，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他仍健谈，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表现出与常人不是一路。常人如我，是惯于闷在屋里打瞌睡，至多是冥想，他则东方发白就开门出去，到处飞。另一次见面是在他家里，何年何月，以及与谁结伴，都不记得了，只是有个印象还清楚，是书生见到眼馋的东西（最大宗是书）太多，简直不明白他何以有这样大的本领。

依世风，本领大，在相识人心里占的位置就既显眼又稳固，换个近取的说法是我常常想到他。我出身于北京大学红楼，他也是，我是1935年毕业，他1937年，可是他是插班入三年级，所以在红楼之内未曾谋面。未谋面而常提及他，是有时需要或愿意说说出身于老北大（七七事变后南移之前）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必吹一次牛，说我毕业于1935年，次年周祖谟，再次年是吴晓铃，已经是殿军了。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我高举周、吴二位，是因为他们学业方面造诣高，有大成就。但同是高大，情况不同，周先生是稳坐书斋，钻一种（音韵），吴先生是到处跑

(不只四海之内，还有四海之外)，由正经正史到戏曲小说，以至相声快板，都通。这就有如家道殷实，而且乐善好施，远亲近邻有大困难小困难，就可以大借其光。看这部文集的目录以及目录之外的耳闻，文坛高到胡适、郑振铎，剧坛高到梅兰芳、马连良，研讨什么，写什么，都曾得他的一臂之助。我也曾借他的光，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受一位出家友人之托，主编一种佛学月刊名《世间解》。佛学，编刊，我都生疏，困难当然很大。抗战时期，吴先生曾在印度国际大学住五年，通梵语，他夫人石素真女士在那里学孟加拉语。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已回北京，就伸出救援之手，介绍专家(如印度师觉月教授)著文，他们也写，或翻译，并指导如何开展编务，扩大影响。总之是靠他的大力，这冷落的期刊小铺才能够开门营业，印了十一期，直到1948年战火临近才歇业。

广交游，多助人，是吴先生性格的一种表现。性格的基础是天资，转为说他的天资，是多才与艺兼外向。孔子说“才难”，“游于艺”，我多年来交往的人不少，两者兼而有之的，我曾推举顾羨季(随)先生。如果不满足于孤军作战，就要举吴先生，也是所能太多，而且造诣都远远超过一般。这是限于说多才与艺；如果全面比，吴先生还有外向，顾先生就只能自叹弗如了。这里从我的解释，外向表现为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是到的地方多，国内，漠北岭南，海外，五大洲，几乎都有他的足迹。另一方面是交往的人多，单说国内的，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高高下下，亲则相知，疏则谈得来，数目究竟有多大，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样说，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他就不干正事了吗？又大为不然，而是不只干，而且干得很出色。想只举两个领域，俗文学的研究和聚书，都成为超级大户。俗文学，包括戏曲、小说、曲艺等，他都不是浅尝，而是深入旧文献，或考证，或发微，著为专论，总不少于百万言吧，为士林所重。聚书是他一生的癖好，费的精力可能最多。他精于版本之学，又与书业中人多有交往，所以能够插架几栋，而且多有珍本。单说《红楼梦》的抄本，就有乾隆己酉(1789)舒元炜序本(残存四十回)、铭九珍藏残抄本(四十回)等三四种。

可是天不假以大年，古稀之后，得了不治之症，荏苒几年，终于作古了。也是性格的一种表现，他肚子的东西很多，掏出来的却不很多，编

而结集的更不多。东西多,换为用雅语说是“博”。他的兴趣主要是戏曲小说,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全知”,许多罕见的珍本他都见过,有些在他手里。研究呢,作家以关汉卿为例,作品以《金瓶梅》为例,他算是吃透了,写了许多篇论文,研讨诸多方面。我的感觉,同时或以后也搞这一门,就不得不先看他的。其实,就是这样,仍是我的感觉,他的所知,比他的所写必多得多。有一次会面的闲谈可以为证。不知怎么就扯到有关曹雪芹的假古董,他谈了不少,还记得关于故居的,他说,墙上的题诗,他几乎都找到出处,不过是俗书《西湖二集》之类。我希望他把这些都写出来,大概因为手为心役,力有限,许多应该问世的他未写,随着他走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力无可如何的事只好由它去。要多想人力可以如何、应该如何的,这是把死者的业绩保存下来,整理,散布,使生者能够利用。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死者的亲属以及不少相知所见略同,都盼望吴先生的遗著能够及早编成出版。吴先生的夫人石素真女士身体不好,还难免有些杂事,又因为遗著多而杂,有的散见各处,整理颇为费力,直到几个月之前才大致完成,列出草目。一份草目送到我的蜗居,让我看看,说准备排印,希望我在书前写几句。我开缄,先总的看一下,十六开纸近三十页,密行小字,单是量的大就使人震惊。内容大致是四大类,戏曲,小说,散文,书;大类之中分小类,或再分为小小类,最后是琳琅满目的文题。文章的绝大多数我没读过;有些似曾相识,如《说“旦”》之类,而究竟谈了什么,也早已迷离恍惚。我希望能够早一些出版,拿到一编,补课兼过读佳作之瘾。这意思还可以加说几句。比如与周祖谟先生的音韵学相比,吴先生的所治是既坐在研究院,又站到街头巷尾,因而所知化为文学,研究院的人可以看,街头巷尾的人也可以看。吴先生的书,我也喜欢看。喜欢看还有个原因,是他的文章如其人,轻快,犀利,读了轻的所得是不费力,重的所得是不皱眉。总之,无论从内容的精审方面说,还是由表达的流利方面说,都是很值得一读的。

目 录

总序	1
《西游记》和《罗摩延书》	1
《型世言》总序	12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15
关于《后水浒全传》	17
漫谈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	20
答客三难	24
《醒梦骈言》序	28
《樵史通俗演义》序	36
关于《千里送京娘》	38
“许送不送 老包杂种”	40
说“三侠五义”	44
“脸若银盆”	47
呆≠馱	50
试揭所谓曹雪芹佚诗《自题画石》之谜	53
哈佛大学所藏高阳齐氏百舍斋善本小说跋尾	58
《中国平话小说新研》读后记	82
《古今小说》各篇的来源和影响	87
《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	97
《金瓶梅》作者新考	101
关于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	103
《金瓶梅词话》里的清河即以嘉靖时期的北京为模型初探	115

《金瓶梅词话》和李开先的家事与交游	127
《金瓶梅词话》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比较研究	151
《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	161
《金瓶梅词话》的方言语音初探	184
《一句诗想起两个故事》书后	188
记有关《金瓶梅》的一二事	190
遥共星煜兄对话《金瓶梅》戏曲	193
“苹婆”正是“凤眼果”	196
《金瓶梅》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艺术特点	198
《〈金瓶梅〉的修辞》评介	202
大陆外的《金瓶梅》热	208

《西游记》和《罗摩延书》

有一些人曾经竭力在寻找《西游记》故事的域外来源，主张《西游记》的某些内容和人物受到了印度古代诗人跋弥^①所作的《钦定诗》^②、《罗摩延书》^③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吧：《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罗摩延书》里的大领猴王哈奴曼的化身。^④

要想证实这种说法，必须首先把下面这个问题加以解决：

《罗摩延书》的故事从印度传播到中国来过没有？古代的中国人民是不是熟习它的故事内容？

至少我个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古代，中国人民是知道《罗摩延书》的，但是知道的人并不很多；而且，对于《罗摩延书》的故事内容的了解是很不够的。

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⑤卷五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我昔曾闻：有婆迦利人至中天竺，时天竺国王即用彼人为聚落主。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

陈真谛译的《婆薮槃豆传》^⑥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阿逾闍国有一法师，名婆娑须跋陀罗，聪明大智，闻即能持；欲学八解毗婆沙义于余国弘通之。法师托迹为狂痴人往罽宾国，恒在大集中听法，而威仪乖失，言笑舛异。有时于大集中论毗婆沙义，乃问《罗摩延传》。众人轻之，皆不齿录。

这两部书的译出年代都比较早，可以说明远在南北朝时期，《罗摩

延书》或《罗摩延传》的名称就已经随同释典文学传到中国来了。

《罗摩延书》里的英雄是阿逾陀国太子罗摩。在我们的释典翻译文学里有好几部经论都提到罗摩。

吴竺律炎、支谦共译的《摩登伽经》^⑦卷上的“明往缘品第二”叙述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有刹利女，名曰微尘，从婆罗门，谄婆持尼；生育一子，名曰罗摩，有大神力，通诸经论。于盛夏月，共母游行，日光炎炽，大地斯热，爆其母足，不能前进。罗摩白言：“上我肩上，然后可去。”母于尔时，不纳其言，小复前行，犹患地热。罗摩誓曰：“若我真实，仁和孝敬，当今此日，自然隐没。”作语已，日寻不现。母后采花，花皆合闭。母告之曰：“汝今日没，故花不敷。”即复誓言：“若我仁孝，日当复出。”立语已讫，日寻显曜。

后汉安世高译的《佛说摩邓女经》^⑧、西晋竺法护译的《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⑨、译者失名（附东晋录）的《佛说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⑩都和上引经文叙述同一故事，但是全都失译这段文字。

这个罗摩不是《罗摩延书》里的罗摩。

元魏吉迦夜、昙曜共译的《杂宝藏经》^⑪卷九“恶生王得五百钵缘”叙述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乃往过去，罗摩王舅婆罗门，修清净行，在恒河侧。罗摩王日以宝钵送食与舅。婆罗门法，器不重用，食毕弃钵于彼恒河中。盲龙收取宝钵，盛满金粟，著已还宫。如是所弃，日日渐多，由是护得五百车钵。

这段故事不见于《罗摩延书》，我看，这个罗摩也不是《罗摩延书》里的罗摩。

隋阇那崛多译的《佛本行集经》^⑫卷二十一“王使往还品”叙述净饭王的近臣劝阻释迦出家的话，说：

昔有仁者：名曰随常、仁者力金刚、仁者多有、仁者流行、仁者大富、仁者边天；又复有于毗提呵国王，名能生耶耶底王（隋言能行）、仁者净

仙；又罗摩王（隋言作喜）；有如是等无量无边在家诸王，悉得解脱。

北凉县无谶译的《佛所行赞》卷二“推求太子品”也列举了“如是等诸王，悉皆著天冠，瓔珞以严容，手足贯珠环，彩女众娱乐，不违解脱因”的事儿，但是没有提到罗摩的名字。刘宋宝云译的《佛本行经》^⑩就根本找不到这一段情节。

这个罗摩大约还不是《罗摩延书》里的罗摩。

我从释典翻译文学里所能找到的如上的三个罗摩，恐怕都和《罗摩延书》不发生关系。

《罗摩延书》里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罗婆那^⑪，他是楞伽山^⑫上的九头哮吼子罗刹王。是他把罗摩的妃子悉多^⑬掳到楞伽山。罗摩得到大领猴王哈奴曼的帮助，从罗婆那的手里救回悉多的故事，构成了《罗摩延书》的主要内容。《罗摩延书》里的罗婆那，我们也不是毫无所知的。

元魏菩提流支译的《入楞伽经》^⑭在一开头就这样说：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大海畔摩罗耶山顶上楞伽城中……熙怡微笑而作是言：“……我亦应彼摩罗耶山楞伽城中为罗婆那夜叉王上首说于此法。”……尔时楞伽城主罗摩那夜叉王与诸眷属乘花宫殿至如来所，与诸眷属从宫殿下，绕佛三匝，以种种伎乐，乐于如来。所持乐器，皆是大青因陀罗宝而用造作，大毗琉璃玛瑙以为间错，无价色衣以用缠裹，以梵声等无量种音，歌叹如来一切功德。……尔时罗婆那楞伽王以那叱迦种种妙声，歌叹如来诸功德已，复更以伽他妙声，歌叹如来。

《入楞伽经》十卷的文字都是释迦对罗摩那说法的记录。但是，在菩提流支的这个译本之前的刘宋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⑮四卷，偏偏删落了这一品。菩提流支的译本之后有武周实叉难陀的译本《大乘入楞伽经》^⑯七卷，卷一的“罗婆那王劝请品第一”与上引菩提流支译本卷一的“请佛品第一”的内容相同，文字较为简练一些。

这个罗婆那毫无疑问地就是《罗摩延书》里的九头哮吼子罗刹王；然而，罗婆那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荒淫横暴的妖魔，变成了虔诚老实

的居士。这和《罗摩延书》里的人物性格未免相差太远，太不像了。

宋法贤译的《罗摩延书》^①一卷现在保存在佛藏的秘密部里。这部经说罗摩延不忍坐视十二曜母鬼在人间把疾病散布给儿童们，所以传授了许多治疗的方法和咒文。罗摩延就是《罗摩延书》里的罗婆那。古代印度传说罗婆那精通五明，辨才无碍，他懂得医学方面的《阿输明论》^②并不奇怪，但是这个《罗摩延书》里的荒淫横暴的妖魔在释典文学里又摇身一变而为慈悲善良的保卫儿童的神仙，恐怕是原作者跋弥所不曾想像得到的吧。

这种情况只能说是神话传说的转变现象，正如同我们的西王母在《山海经》里和《穆天子传》里并不相同一样。可是，无论如何，以上所引的关于罗婆那或罗摩延的材料都是不应该和《罗摩延书》联系在一起的。

释典文学里真正接触到《罗摩延书》的故事内容的还是有的，我们从汉译藏经里能够找到好几处。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③卷二“健驮罗国”里说：

自鬼子母北行五十余里，有窈堵波，是商莫迦菩萨（旧曰“旃摩菩萨”，讹也。）恭行鞠养，侍盲父母；于此采果，遇王畋猎，毒矢误中。至诚感灵，天帝付药；德动明圣，寻即复苏。^④

商莫迦菩萨的这段故事见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⑤里的“忍辱度无极章第三”、西晋圣坚译的《佛说睒子经》^⑥、佚名译的《佛说菩萨睒子经》、元魏吉迦夜、昙曜共译的《杂宝藏经》卷一的“王子以肉济父母缘”、姚秦圣坚译的《佛说睒子经》^⑦、伏乞秦圣坚译的《睒子经》。^⑧这段故事基本上是套用《罗摩延书》里罗摩的父亲十车王^⑨射死隐士独子的情节。释典文学常常改头换面地汲取梵文雅语文学作品里的东西，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卷三在叙述难陀王积聚珍宝的故事之后有二十四句偈言，其中有四句牵涉到《罗摩延书》：

罗摩造草桥，得至楞伽城；吾今欲升天，无有诸梯磴。

《罗摩延书》叙述罗摩的妃子悉多被罗婆那掳到楞伽山，楞伽山是孤立海上的一座高山，罗摩得到建筑之神的儿子那罗^②神猴的帮助，在海峡上造了一座长石桥，把楞伽山和印度大陆连接起来，猴兵这才得以通过。这一段故事在《罗摩延书》里写得非常生动，可是，我们从《大庄严经论》的这四句里却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卷五的“忍辱度无极章第三”的故事：

昔者菩萨为大国王，常以四等育护众生，声动遐迩，靡不叹懿。舅亦为王，处在异国；性贪无耻，以凶为健；开士林叹。菩萨怀二仪之仁惠，虚诬谤讪，为造说端，兴兵欲夺菩萨国。菩萨群僚僉曰：“宁为天仁贱，不为豺狼贵也。”民曰：“宁为有道之畜，不为无道民矣。”料选武士，陈军振旅。国王登台，观军情猥，流涕泣交颈曰：“以吾一躬，毁兆民之命！国亡难复，人身难获。吾之遁迈，国境咸康，将谁有患乎？”王与元妃，俱委国亡。舅入处国，以贪残为政，戮忠贞，进佞蛊。政苛民困，怨泣相属，思咏旧君，犹孝子之存慈亲也。王与元妃，处于山林。海有邪龙，好妃颜光；化为梵志，讹叉手箕坐，垂首靖思，有似道士惟禅定时。王睹忻然，日采果供养。龙伺王行，盗挟妃去；将还海居，路由两山夹道之径，山有巨鸟，张翼塞径，与龙一战焉。龙为震雷击鸟，堕其右翼，遂获还海。王采果还，不见其妃，怅然而曰：“吾宿行违殃咎邻，臻乎！”乃执弓持矢，经历诸山，寻求元妃。睹有萦流，寻极其源，见巨猕猴，而致哀恻。王怆然曰：“尔复何哀乎？”猕猴曰：“吾与舅氏，并肩为王。舅以势强，夺吾众矣。嗟乎无诉！子今何缘，翔兹山岵乎？”菩萨答曰：“吾与尔其忧齐矣！吾又亡妃，未知所之。”猴曰：“子助吾战，复吾士众。为子寻之，终必获矣。”王然之曰：“可！”明日，猴与舅战，王乃弯弓孺矢，股肱势张。舅遥悚惧，播回迸驰。猴王众返。遂命众曰：“人王元妃，迷在斯山，尔等布索！”猴众各行，见鸟病翼。鸟曰：“尔等奚求乎？”曰：“人王亡其正妃，吾等寻之。”鸟曰：“龙盗之矣！吾势无如。今在海中，大洲之上。”言毕鸟绝。猴王率众，由径临海，忧无以渡。天帝释即化为猕猴，身病疥癩，来进曰：“今士众之多，其逾海沙，何忧不达于彼洲乎！今各复负石柱海，可以为高山，何但通洲而

已。”猴王即封之为监。众从其谋，负石功成，众得济度，围洲累沓。龙作毒雾，猴众都病，无不仆地，二王怅愁。小猴重曰：“令众病瘳，无劳圣念。”即以天药敷众鼻中，众则奋鼻而兴，力势逾前。龙即兴风云以拥天日，电耀光海勃怒，霹雳震乾动地。小猴曰：“人王妙射，夫电耀者即龙矣。发矢除凶，为民招福，众圣无怨矣。”霆耀电光，正乃放箭，正中龙胸，龙被射死。猴众称善。小猴拔龙门钥，开出门妃，天鬼咸喜。二王俱还本山，更相辞谢，谦光崇让。会舅王死，无有嗣子。臣民奔驰，寻求旧君；于彼山阻，君臣相见，哀泣俱还，并获舅国。兆民欢喜，称寿万岁。大赦宽政，民心欣欣。含笑且行，王曰：“如离所天，只行一宿，众有疑望，岂况旬朔乎？还于尔宗，事合古仪。”妃曰：“吾虽在秽虫之窟，犹莲华居于污泥。吾言有信，地其坼矣！”言毕地裂。曰：“吾信现矣！”王曰：“善哉！”^⑩

为什么说这段材料最值得注意呢？因为，除了王舅篡国的情节和几个小的地方（例如掳去妃子的是恶龙）有些出入以外，它简直就是《罗摩延书》第三卷到第七卷的缩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元魏吉迦夜、昙曜共译的《杂宝藏经》卷一的“十奢王缘”的故事，它恰好补足《六度集经》里的一些缺陷，而且，较为直截地叙述了《罗摩延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故事轮廓：

昔人寿万岁时，有一王号十奢，王阎浮提。王大夫人生育一子，名曰罗摩。第二夫人有一子，名曰罗漫。罗摩太子有大勇武，那罗延力；兼有扇罗，闻声见形，皆能加害，无能当者。时第三夫人生一子，名婆罗陀。第四夫人生一子，字灭怨恶。第三夫人，王甚爱敬，而语之言：“我今于尔，所有财宝，都无怜惜。若有所须，随尔所愿！”夫人对言：“我无所求！后有情愿，当更启白。”时王遇患，命在危隘，即立太子罗摩代己为王；以帛结发，头著天冠；仪容轨则，如王者法。时小夫人瞻视王病小得瘳差，自恃如此，见于罗摩绍其父位，心生嫉妒。寻启于王，求索先愿：“愿以我子为王，废于罗摩。”王闻是语，譬如人噎，既不得咽，又不得吐。正欲废长，已立为王；正欲不废，先许其愿。然十奢王从少以来未曾违信；又，王者之法，法无二语。不负前言，思惟是已，即废罗摩，夺其衣

冠。时弟罗漫语其兄言：“兄有勇力，兼有扇罗，何以不用，受斯耻辱！”兄答弟言：“违父之愿，不名孝子。然今此母，虽不生我，我父敬待，亦如我母。弟婆罗陀极为和顺，实无异意。如我今者虽有大力扇罗，宁可于父母及弟所不应作而欲加害！”弟闻其言，即便默然。时十奢王即徙二子，远置深山，经十二年，乃听还国。罗摩弟兄即奉父勳，心无结恨，拜辞父母，远入深山。时婆罗陀先在他国，寻召还国，以用为王。然婆罗陀素与二兄和睦恭顺，深存敬让。既还国已，父王已崩，方知己母妄兴废立，遂摈二兄。嫌所生母所为非礼，不向拜跪。语己母言：“母之所为，何期叛逆，便为烧灭我之门户！”向大母拜，恭敬孝顺，倍胜于常。时婆罗陀即将军众至彼山际，留众在后，身自独往。当弟来时，罗漫语兄言：“先恒称弟婆罗陀义让恭顺，今日将兵来，欲诛伐我之兄弟！”兄语婆罗陀言：“弟今何为将此军众？”弟白兄言：“恐涉道路，逢于贼难，故将军众，用自防卫，更无余意。愿兄还国，统理国政。”兄答弟言：“先受父命，远徙来此；我今云何，辄得还返？若专辄者，不名仁子孝亲之义！”如是殷勤，苦求不已，兄意确然，执志弥固。弟知兄意终不可回，寻即从兄索得革屣，惆怅懊恼，赍还归国。统摄国政，常置革屣于御坐上，日夕朝拜，问讯之义，如兄无异。亦常遣人到彼山中，数数请兄。然其二兄以父先教十二年还，年限未滿，至忠尽孝，不敢违命。其后渐渐年岁已滿，知弟殷勤，屡遣信召；又知敬屣，如己无异；感弟情至，遂便还国。既至国已，弟还让位而与其兄。兄复让言：“父先与弟，我不宜取。”弟复让言：“兄为嫡长，负荷父业，正应是兄！”如是展转，互相推让。兄不获已，遂还为王。兄弟敦穆，风化大行。道之相被，黎元蒙赖。忠孝所加，人思自劝。奉事孝敬婆罗陀母，虽造大恶，都无怨心。以此忠孝因缘故，风雨以时，五谷丰熟，人无疾疫。阎浮提内，一切人民，炽盛丰满，十倍于常。^⑥

《杂宝藏经》这段故事的叙述可以说是最近于《罗摩延书》的了。西秦圣坚译的《太子孛须大经》^⑦里的须大孛太子和王妃曼抵被放逐到檀特山中十二年的故事就是罗摩漫游故事的衍化。吴支谦译的《菩萨本缘经》^⑧里的一切持王子的故事也与须大孛的故事同型。

从我在上面所举出来的材料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体会：

一、释典翻译文学的确是介绍给我们过《罗摩延书》的名字以及它

的重要人物(如罗摩、罗婆那),不过,都过于简单、支离破碎,而且涂上了佛教的颜色(如释迦为罗婆那说法),我们借着这么一点儿东鳞西爪的材料不可能窥知《罗摩延书》的全部面貌和本来面目。

二、释典翻译文学告诉了我们释典文学曾经剽窃过《罗摩延书》的故事。有的是改头换面(如商莫迦菩萨的故事),有的是得扯短钉(如菩萨为大国王被王舅篡位的故事、《正法念处经》^⑧第七身念处品的“阎浮提地志”^⑨)。这些故事差不多都经过很大的一番改动,不是熟知《罗摩延书》故事的人几乎无法辨认(例如商莫迦菩萨的故事剽窃自十车王射死隐士的儿子的故事),不是了解印度古代文化、社会各方面情况的人更无法解释其所以改动的原因。(例如印度古典文学作品里向来是把王舅作为反派人物处理的——因为这一类人的确是倚仗着封建帝王的专制威权向善良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所以,王舅篡位的故事虽然生动地反映了现实,但是与《罗摩延书》的原始内容却大不相同了。)

三、《杂宝藏经》的“十奢王缘”直接摘录《罗摩延书》的内容是不错的,不过还是太简单了,它漏掉了悉多被掳的主要情节,它也改变了许多其他的叙述。固然有人可以把《六度集经》的故事拿来和它并合在一起,但是毕竟还是极少数的人,不能要求中国广大的群众通过这个办法去了解或欣赏《罗摩延书》。

因此,我认为:在古代,中国人民是知道《罗摩延书》的,但是知道的人并不很多;而且,对于《罗摩延书》的故事内容的了解是很不够的。

为什么呢?

从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的立场来讲,释典文学是“非圣文学”。从古代印度的佛教的立场来讲,像《罗摩延书》这样的文学作品尽管如何伟大,尽管可以捋扯、模拟,但是它是属于婆罗门教的,佛教把婆罗门教当做“外道”对待。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一点: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有许多东西(例如雕塑、绘画)也跟随着传到中国来,但是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服从一个条件,就是能够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能够为佛教的传播服务。相反地,另外还有不在少数的东西由于佛教的东传反而受到无形的阻碍和有意的限制,使之不能够得到和中国文化相互接触的机会。《罗摩延书》的不为我们所知,以及仅只一鳞半爪的为我们所知,就是这么个道理。宗教的排斥性是相当强的,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同时也是它的

缺点。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空想：假使玄奘法师能够译出跋弥的《罗摩延书》或是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等梵文雅语的印度古典文学名著那该多么好呢！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想像从释典翻译文学的夹缝里挤进来的一点点的、删改得全非本来面目的《罗摩延书》的故事的片段竟会影响到《西游记》故事的成长，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讲说者们、《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西游释厄传》的编者朱鼎臣、《西游记传》的编者杨志和，都没有接触《罗摩延书》的机会的可能。他们甚至于连记录玄奘到印度学法传经的真实资料如《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⑧也没有读到过。他们对于释典翻译文学、印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历史以及唐代西域地理情况的知识是异常贫乏的。这些不利的条件都变成了西游故事在群众中讲说的成功和杨志和、吴承恩写成小说的成功的有利条件。自从玄奘回国之后不久，中国人民就对于这位勤劳、勇敢而意志坚定的伟大人物发生了热爱，因为玄奘的优良品质就是中国人民所共有的优良品质。于是表现他的坚决、不畏险阻、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的传说便在民间传播开来。它为人民所歌颂，它为人民所喜爱，它也进一步地鼓舞了人民。我想这应该是西游故事产生的许多因素里的一个因素，而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在这儿用了好大的篇幅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情：西游故事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我们祖先从反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创造出来的，是我们祖先从歌颂自己的优良品质的愿望中创造出来的。智慧、乐观、勇敢、富有反抗精神的孙悟空虽然和《罗摩延书》里的大领猴王哈奴曼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决不能说他是印度猴子的化身，我们的猴子自有他的长成的历史。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

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事。可是由我去看：1. 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2. 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3. 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